

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

扁鹊的感召

一天中午，渥水上空乌云密布，一道炫目的闪电过后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巨雷，紧接着，倾盆大雨下了起来……

到下午上学时分，雨势丝毫未减。仲景不顾家人的劝阻，仍然要赶去上学。母亲又是疼又是爱地为他戴上遮雨的斗笠，不安地看着他快步冲进雨幕。

仲景急匆匆地走到半道，突然，一股狂风刮来，掀掉了他头上的斗笠，他赶紧将书包护在怀里，躬着身子去追捡斗笠。等他从泥水中捡起斗笠重新戴上时，全身已淋得透湿。

仲景从狂风暴雨中冲入学堂，只见教室内静悄悄的，其他同学一个也没有来。仲景用手抹抹滴着水的头发，孤零零地坐在凳子上等候老师。老师没想到这种天气还会有学生来。看见仲景来了，大为感动。

就是这个小仲景，因为上学前就受过父亲的严格指教，所以入学的第一天，就能背诵发蒙书，能写出工整漂亮的大字小字，令在场的同学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又是惊奇，又是佩服。

就是这个小仲景，因为将一只小狗带到学堂，遭到了一顿训斥。但几位同学说，那小狗无人喂养，饿得东倒西歪，仲景在路上发现了它，拿出干粮给它吃，它就跟随着仲景来到学堂，撵也撵不走。

看着眼前浑身湿漉漉的仲景，老师一边回想起这些事儿，一边赶紧找来干衣服让仲景穿上。

这天下午，伴着风雨声，老师动情地为张仲景单独讲了一课。

仲景回家后，感到身子一阵阵发冷，晚饭也没有吃，就睡了。到了半夜，他全身滚烫，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，忍不住大声叫起来。父亲、母亲急得不得了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便立刻打发大儿子去请同族长辈张伯祖。

张伯祖是当时南阳一带的名医，他诊病十分细心，用药往往有奇效，深受人们的尊敬。他赶到仲景家，问明了原因，摸了摸仲景的头，边切脉边说：“这病是淋雨后受寒所引起的，来得虽猛，吃了药后，去得也快。这小子平时壮如牛犊，这点病，算得了什么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

几句话，说得仲景父母都笑了。仲景听了，也顿觉轻松



了一些。

送走张伯祖后，仲景母亲立刻派人按药方去买了药。才吃了两副药，仲景的病就好了，他又欢欢喜喜地去上学了。

不久，仲景结识了一位聪明伶俐的小伙伴，三年多来，两人好得像亲兄弟似的。但没料到，这位小伙伴得了一场疾病，喝了巫师的神水后，不仅不见好转，反而在一夜之间就死去了。仲景为小伙伴的死哭了又哭，他恨巫师骗人害人；他恨自己不懂医术，不能夺回好朋友的生命。他暗暗发誓：我一定要学医，我要像外公嘱咐的那样去济世救人！

仲景变了，放学回家，他不再笑闹了，往日喜爱的古琴也懒得弹了。晚饭吃过，饭碗一搁，他就一头钻进父亲的书房里，翻来翻去找书看。

仲景闷着头，一连翻找了三个晚上，都没找到他要看的医书。正在气恼时，父亲走进书房，好言问道：“仲景，你想看什么样的书？让我帮你找找。”

“孩儿想看医书。”仲景低声回答说。

父亲有些惊讶，他默默地打量着仲景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：“我这里没有医书，但有记载古代神医扁鹊事迹的书。”说着，取过厚厚的一册书，翻开后递给仲景，“这是前朝太史公司马迁编写的史书，我用蔡侯纸抄录了一部分，你拿去读读吧！”父亲摸摸仲景的头，微笑着离开了。

仲景接过书，立即在油灯下浏览。翻到《扁鹊仓公列传》，他认真地读起来。

扁鹊，原名秦越人，战国初年，他周游列国，到各地行医。由于他医术精湛，品德高尚，人们就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

“扁鹊”这一美名送给他。以后，这一称号到处流传开来，逐渐代替了他的真名。

仲景读着《扁鹊仓公列传》，被书中所记载的扁鹊的故事深深打动了——

扁鹊带领弟子到虢国行医，正碰上虢国忙着为太子筹办丧事。扁鹊到宫门前向中庶子（太子的侍从官）打听太子患病和死亡的情况。得知太子因患暴病，死了将近半天了。但还没装进棺材。扁鹊表明自己的身份后，又详细地询问了太子的症状和死后的情况，他推测太子没有真正死去，要求入宫救治。

中庶子将扁鹊的推测和要求报告给虢国君主，虢君大惊，立刻亲自前去迎接扁鹊。扁鹊入宫后，仔细地给太子切脉，发现太子还有极微弱的脉搏跳动和细如游丝的呼吸，大腿根还略有温热，便断定太子患的是一种“尸蹶”症（类似现代的休克），并没有真的死去。于是，他让弟子在太子头部的百会穴扎了一针，不一会儿，太子果然渐渐苏醒过来。接着扁鹊又叫弟子用熨贴法交替熨太子的两腋下，太子慢慢地可以坐起来了。以后，又用汤药调理了二十天，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。扁鹊救活虢太子的事传扬开了，人们都说扁鹊能把死人救活，扁鹊则真诚地解释说：“并不是我能让死人复生，我只不过把垂危的病人救过来罢了。”

读了《扁鹊仓公列传》，仲景又接着读后面的《仓公列传》。仓公名叫淳于意，是西汉时代的名医。仲景沉浸在扁鹊、仓公治病救人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。母亲催他睡觉，他应了两声，却依然手不释卷；父亲看到天太晚了，收了他手中的书，并答应明日再让他看，他这才极不情愿地去睡了。

仲景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，睁眼闭眼，想到的都是扁鹊、仓公治病的情景。月亮的清辉透过窗棂，在床前缓缓移动；朦胧中，仲景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召唤他，有一个身影在频频地向他招手，那是扁鹊的声音！那是扁鹊的身影！他成了扁鹊的一名弟子，跟着扁鹊学医，随着扁鹊远游行医去了……

（摘自《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张仲景》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，有删节）

晨光里的独白

清晨六点半，天还未大亮，初夏的风带着微凉的湿意。我站在科室的窗前，看着这座渐渐苏醒的城市。这样的时刻，我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。

有人说，勤奋是一种习惯，可对我而言，它更像是一种责任。

2006年3月，我来到这家医院。从那时起，七点半前到科室就成了铁律，后来渐渐提前到七点。八点前看完所有检验报告，标记异常，安排处理。手术室的灯常常因我而早早亮起，节假日的病房里也总有我的脚步声。这些年，我的足迹踏遍了郴州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永州的部分山区。可另一条路，我却走得极少——那是回家的路。

起初的几年，我总想着父母身体尚好，回去的机会还多。如今算来，二十年里，回老家的次数，仅是只有三次。

爷爷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。电话里，父亲的声音沙哑：“你忙的话，不用赶回来了。”我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，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寒风里颤抖，最终没能回去送他最后一程。那天的手术，我做得格外专注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心里的愧疚稍稍平息。可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小时候，爷爷用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教我认字的情形。

2022年冬天，我把母亲接来住了几个月。可不到半年，她就执意要回去。“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”她总说，“你在医院忙，我在这反而让你分心。”送她上火车的那天，她蹒跚的背影在月台上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人群里。我站在原地，忽然想起小时候每次离家，她都会站在村口的那棵老树下，一直望到看不见我的身影为止。

有一年除夕，科室里格外安静。护士问我：“赵主任，您不回家过年吗？”我笑了笑，低头继续翻看病历：“这里也需要人守着。”她点点头走了，而我手中的笔却微微一顿——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母亲在电话里小心翼翼的声音：“你要是忙，就不用回来了，工作要紧。”

他们从不抱怨，可我知道，在每个团圆的日子里，那间老屋一定格外空荡。

医生这个职业，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。病人来了又走，可责任永远在那里。我治愈了许多人，却唯独亏欠了最该陪伴的人。有时深夜下班，我会站在医院门口，望着北方——那是老家的方向。夜风微凉，路灯昏黄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，父亲在一旁翻看我的作业。那时的日子很慢，慢到让我以为，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结束。

如今，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里越来越轻，而我的白大褂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晨光里。新的一天开始，还有病人在等着我。而远方的老屋里，母亲大概正坐在门槛上，望着村口的方向，想着她的儿子今天有没有按时吃饭。

这世上有一种遗憾，叫“等以后”。可岁月从不等谁，有些告别，一旦错过，就是永远。

赵玉国（河北）